

长垣县文史资料选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长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8年10月

政协长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张梦冉

副主任 崔金元

委 员 甘泽平 赵守先 史赞路

政协长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组

组 长 甘泽平

副组长 赵守先

编 辑 杨学海 杨云章 蔡英华

麻际东 赵书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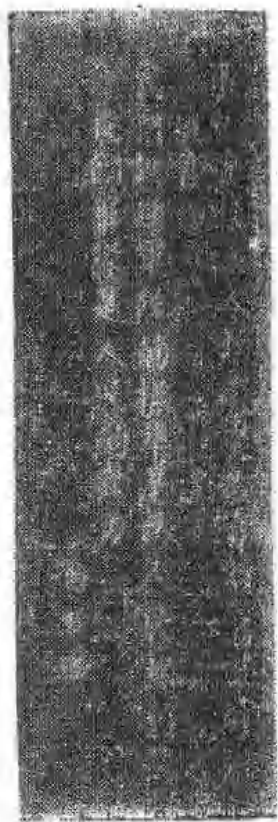
本辑校对 蔡英华 甘泽平



卡化龙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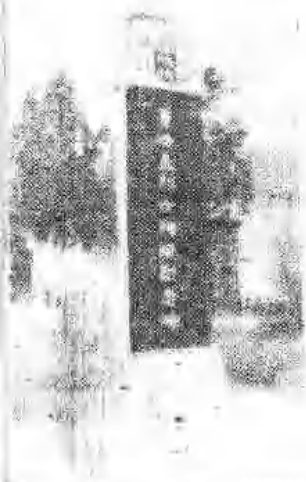


副统之印



▷冯玉祥题词碑

◁曹法藻烈士纪念碑



目 录

(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三辑)

光照河浜	曹铁山 (1)
周宪章烈士事略	蔡国政 郑克家 (11)
滨河纪事	李庆云 (16)
建立滨河县与对敌斗争	蔡国政 (21)
日寇屠城记	李宏杰 (24)
光复长垣	县党史办 (30)
“五·五”扫荡	天 顺 (38)
余家惨案	钟拯民 (41)
“4 8 · 6”事件	小 月 (96)
岸下“地下医院”史略	蔡国政 钟拯民 (43)
刘少奇同志接见王仲三师傅	刘光琦 (45)
明代贤臣李化龙	时文彦 (47)
揭竿长垣 挥戈千里	邢克鑫 (49)
杨文昌直谏	李建新 (50)
忠肝义胆贡祖文	赵守先 (52)
民风刚且勇	郭平文 (100)
京封御路考	靳鸿业 张智臣 (54)
支援修建湓洪堰物运侧纪	靳鸿业 张智臣 (58)

长垣眼镜	小月 (61)
长垣毛笔	李社民 (62)
毛氏黑虎丸	毛清新 (63)
“万香居”饭庄概况	萧岐峻 (65)
清末、民国期间部分长垣厨师为知名人士	
服务情况	翟呈云 (67)
长垣籍厨师为部分已故领导人任专厨情况	翟呈云 (69)
冯玉祥题词碑	乔国韬 (70)
金代官印	乔国韬 (71)
血债累累苗兰廷	孔令箴 (72)
捕蝗记	岳保友 (75)
长垣部分村名由来	县志办 (78)
“浮丘店”村名小考	王书香 (10)
“活姓张，死姓吴”	靳鸿业 (99)
长垣县文物之最	乔国韬 (80)
长垣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长文 (83)
长垣籍明、清进士题名录	溯源 (85)
长垣楹联集锦之三	翟呈云 (95)
刘少奇同志接见王仲三师傅 (照片)	(封二)
曹法孟烈士殉难纪念碑 (照片)	(封三)
冯玉祥题词碑 (拓片)	(封三)
李化龙影像	(封三)
副统之印	(封三)

光 照 河 浜

——回忆伯父曹法孟

曹 铁 山

伯父曹法孟，长垣县武邱乡三合村人。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担任当时属于河北省的东明县河西区组织委员、区长等职。一九四〇年八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家乡附近的黄河滩上。

一九一〇年，伯父出生于东明的黄河西岸，系中农家庭。幼年时，即因身高力大，且能够团结伙伴，成为本村的“小孩王”。他在本村上私塾时，酷爱读书，喜听故事，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中的人物情节特别感兴趣。这些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撒着嫉恶如仇的种籽。一次，大人们议论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一事，他就慷慨陈词：“真理是歪曲不了的！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从此乡亲们赞扬他为“小先生”、“洋学生”。

一九二七年，伯父在仅读四年私塾之后，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濮阳三贤思高小读书。并在这个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当时在校任教的关老师是附近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读了一些革命书籍，逐渐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道理，为以后投身于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〇年，伯父毕业还乡，遂被乡亲们公举为三合村村长。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土豪劣绅和土匪横行乡里，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加之黄河水连年泛滥成灾，潍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保护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发动群众，建立了大刀会，并献出自家的院落作为大刀会的会场。他亲自训练大刀会会员，并宣传革命思想。他说：“咱们成立大刀会，一能锻炼身体，二能保家自卫，抵御外患。”自此，伯父成了三合村的核心人物，赢得了乡亲们的拥护和爱戴，为后来建立革命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九三三年，共产党员张建廷、江鸿楚，以种地为名来到三合村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和直接交往，他们发现伯父的思想进步，群众基础好，有领导才能，于是介绍伯父加入中国共产党。胸怀大志，愿救人民于水火的伯父终于投入了党的怀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同年，在张建廷、江鸿楚两位同志的引导和帮助下，伯父与本村共产党员王化山在我三合村组织了“粪叉子队”（即后来的“穷人会”）。“粪叉子队”是穷人的组织，共产党组织的前身。宗旨是为穷人办事。队纲规定：凡正直勇敢、能吃苦耐劳的贫民都可参加，参加者须交纳入队费一个铜钱，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会址设在王化山家中（今曹东善家）。作为“粪叉子队”首領的伯父，经常召开会议，进行宣传工作，积极发展队员，扩大队伍，并组织队员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他还介绍外地农民运动的经验。一九三三年冬，“粪叉子队”准备搞农民暴动，建立农民武装。由于国民党加紧清党清乡，大搞白色恐

怖，致使暴动未能发起。次年“粪叉子队”转入地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到一九三六年发展到一百多人。还正式向队员宣布：“粪叉子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要与官府富户和土匪斗争到底。

伯父一方面在地下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同时以公开的村长身份，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九三四年，伪乡长李志粉以复堤为名，搜刮民财，贪污自用。伯父得知后，义愤填膺，在党的领导下，他发动群众，登门找李，揭露其罪恶事实，进行说理斗争。李志粉不但不认罪，反而以伪乡长身份，滥施淫威，声称：“你们造反，我派人抓。你曹法孟带头闹事，是不想要命了。”为此伯父怒不可遏，毅然带领群众上告到县城。当时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国民党东明县党部，迫于广大群众的压力，不得不给伪乡长以应有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快民心，不但大长了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随着形势的变化，遵照党的指示，伯父从一九三四年开始，以做生意为名，与本村曹法孔、张金堂、曹法吾等人，在南到开封，北至南乐，东起菏泽，西接浚县的广大区域内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的道理，并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队伍。当时，爷爷分家，伯父分得了二十亩土地，伯母准备把自己所积蓄的钱拿出来再置买些土地，让伯父在家耕种。伯父坚决反对说：“共产党要求改革旧的土地制度，使人人有饭吃，我不想当地主。”伯母听他说的有理，就把积蓄贡献出来，让伯父作为地下活动经费。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国民党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华北大片地区迅即沦陷。消息传出后，伯父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岂能自守田园！”他东奔西跑，四处联络，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很快组建了东明县河西区救国会，会址设在我家南屋。王化山任救国会会长，伯父任组织委员。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训练抗日队伍，并在鲍山村举办了两年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二百多人，使我们的抗日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一九三八年初，河西区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二百多人，建立区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七月，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东明县河西区正式成立，王化山任区委书记，伯父任组织委员。当时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害怕人民的力量成长壮大，推行一条不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还设置种种障碍，限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和共产党的活动，并阴谋利用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妄图消灭人民的抗日武装。为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共东明县委组织部长王克敏到我区协助工作，由他兼任区委书记，伯父任区长并兼区队长等职。

重任在肩，伯父以公开区长的身份，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王化山、张经卿、鲍哲海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伯父首先组建了拥有七十多人的区队武装，担负区队的自卫与抗日斗争。接着在农村掀起了减租减息、抗大仇等农民运动，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改善农民的生活，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支援抗日斗争，伯父还带头出钱纳粮，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时年年车过花甲，伯

父忙于区委工作，家中土地无人耕种，农忙季节求亲戚告邻居，打点粮食确实不容易，但是每次纳粮，伯父总是率先把自家的粮食贡献出来。为此，爷爷很心痛，且又想不通，儿子身为区长，不但没有薪金收入，反而带头出棉，于是年迈的爷爷到区部讲理。伯父则顾全大局，给爷爷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与过去的官不一样，应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革命道理终于使爷爷想通了，全区的支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中共东明县河西区委建立以后，东明县河西岸国共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明朗化。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伯父率领区队主动出击。区委建立不久，根据情报，得知国民党丁树本部的一个连部，在邵儿寨驻扎。一天晚上，伯父带领区队员孙新得、王连冲等十二人夜袭敌营。他们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地来到敌人后院，迅速包围了敌连部。正在饮酒作乐、划拳行令的敌人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刘天热等队员首先缴获了敌人的机枪。一顽敌孤枪企图抵抗，被伯父当场击毙。在“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震慑下，敌人一个个举手投降。这次战斗前后不到一个钟头，解除敌人一个连部武装，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三十三支，子弹千余发，进一步武装了革命力量，鼓舞了人民群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培养革命干部，一九三九年春，伯父邀请当时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到我村党员会上宣讲革命道理。并选送我父曹法仲等十几名党员到濮阳沙木村参加由牛万里、鲍鸿阁领导的八门军随营学校学习。

一九三九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屠杀我无辜的

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逐步缩小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国民党反动派也为虎作伥，趁火打劫，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当时出卖、暗杀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的事件接连发生，一时整个东明黄河西岸，恶风骤起，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伯父把区队员化整为零，分散坚持革命斗争。

由于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生活条件的艰苦，不少区队员和个别区委干部，当了革命的逃兵，甚至变节投敌。但是，伯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与敌人继续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就象淘金者手中的金子和沙子，在没有淘洗前，分不清沙子和金粒，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剩下的才是闪闪发亮的金子。”不少队员在伯父的带领下，出没在黄河滩上，继续与敌人周旋。敌人到处搜捕，他们就夜宿黄河滩，渴饮黄河水，饥吃野菜草根。冬天就要到了，还没有棉衣穿，夜间的朔风吹得打颤，他们就几个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不断袭击敌人据点，秘密召开会议，联络革命群众，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使敌人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夜，伯父与区委其他领导同志王化山、刘肃、王子荣等人，在茅次庄王化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号称“老霸王”的张庄伪村长张廷贞，闻知后立即向敌人报信，伪连长牛风云等纠集上千人，团团包围了会场，妄图把我区队骨干力量一网打尽。伯父等得知后，沉着组织突围。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打破了黄河滩区寂静的夜空。伯父和区队员王连仲的两杆枪神出鬼没，弹无虚发，迅速打开了一个缺口，区队员全部冲出了王化山的家院。他们

边打边退，很快消逝在茫茫的黑夜中。这就是东明县河西区有名的“张庄事件”。

事件发生后，伯父来到濮阳渠村王本朝的区部居住。由于我县党的组织破坏严重，反动势力一时猖獗，王本朝区长劝说伯父暂时不要回家工作。伯父却说：“我是那里的区长，我不回去，那里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怎么工作，家乡的人民需要我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嘛！”

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伯父带领区队的九位同志，悄悄来到我村召开党员会议，分析当时的形势，研究组织群众开展白区斗争的工作方法。深夜三点多钟，会议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继续进行。在外边放哨的区队员，也未发现可疑的行动。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在区队员进村时就碰到敌人的奸细曹喜龙。伪连长牛风云事先已与他暗中约好，伯父何时回家，便在村边的石榴树上挂红灯为号。家住村南二里左右的牛风云发现红灯后，连夜集合了反动武装二千多人，于天将亮之际包围了我三合村，伯父、刘肃、王子荣、孙新得、张辉卿、孙二毛、梁志祥和我父亲等八位同志不幸被捕。

敌人捉到了伯父和区委负责同志以后，简直欣喜若狂，得意忘形，发疯似的，要置他们于死地。敌人采取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对伯父等进行肉体摧残，用皮鞭抽还不算，竟要他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还用卑鄙下流的伎俩，引诱伯父交出我区党员名单。面对这些“衣冠禽兽”，伯父哈哈大笑说：“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竟然用红缨枪刺穿伯父的颌下巴和肋，穿上铁丝三道，游街示众，借以恫吓群众。从牛庄到灰池，由武邱至罗圈，行程二十里，路过八个村庄，鲜血顺着铁丝淌向

全身，滴到家乡的沙地上，沙土变成了鲜红鲜红……伯父的鲜血洒在东明河西段黄河滩的大地上。然而伯父并没有屈服，他大义凛然，怒斥顽敌：“你们这些民族败类，杀我一个，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杀我一个头，你们几百个头也赔不起。”

八月初四，黄河滩上阴风四起，奔腾的河水，满载灾难和仇恨，咆哮旋转流向大海。黄河西岸的罗家村（今武邱乡南罗家村）东南的沙滩上，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手持鬼头大刀，把伯父大卸八块，投入黄河。伯父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如今，伯父曾经洒下鲜血的黄河滩区，已成人民的天下。为纪念伯父英勇的革命业绩，一九四五年四月，滨县人民政府曾在孙庄集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追悼曹法孟区长大会”。县委书记张泽民，县长郭涤生先后致悼词和讲话，并树碑一通，上刻“光照河滨”四个大字，下有碑文，记载伯父的革命事迹。这个高大石碑象伯父的高大身躯一样矗立在巍巍黄河大堤之上（现在移到县烈士陵园内），永远受到黄河儿女的尊敬和缅怀。

附：曹法孟烈士纪念碑碑文

光 照 河 滨

曹区长法孟，系滨河县第一区大曹家人。性倜傥，有大志，丰采奕奕，内信而外诚。年甫十三岁入学，则砥砺攻

苦，家居则操作如礼，共受私塾教育八年，高级小学肄业一年。此后旋里务农，闾里婚丧及一切公共事务，几无次不在内，竭诚竭力，是以附近群众爱戴非常。七七事变后，日寇席卷南侵，国民党统治下不抵抗之将军辈，无不风声鹤唳，抱头鼠窜，政府脏官亦无不置国家民族于度外，认为个人之头颅万不可轻言牺牲。于是午夜思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捆载囊橐一变而为独行客矣。噫吁哦，我华北之大好山河不数月而沦陷敌手，千百万无辜同胞，弹指顷而践踏汤火，斯时举国沸腾，风云变色。曹区长目击敌人之虐我、仇我、杀我、烧我，不禁怒发冲冠，慷慨以国事自任。喟然叹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何人斯！塌庐伏处。立即号召闾里，组织村救国会，继而参加区救国会。民国廿八年，在抗日政权领导下，升任东明县第七区抗日区长职。孰料灰池村郭润之、郭跃卿父子及张庄张廷贞等豺狼成性，觊觎为心，暗受投降妥协派、坏分子之唆使，竟敢冒民族败类，国家蠹贼之大不韪，不遗余力将落后群众组织为最反动之会团，执行其抗战者仇，迎敌者候的祸国殃民政策。促使黄河沿岸，一度变质，伊时造物者之鸟啼花落，水绿山青，亦无非爱国忠良之悲悼点缀。地危矣，事急矣！曹区长仍在赤心耿耿视死如归，风露转徙，饥渴顿踣，终以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于是年六月间，与抗日县政府文教科员刘肃等四人，一并被郭跃卿等凶徒，捉获捆绑鞭打刀刺，鲜血淋漓，巨憨心犹未甘，又于七月初一日寸磔于南罗家村东沙地。时光逾载，又有祭城匪伪阎鸿玉跳梁河滨，社会骚动，闾阎惶恐。爱国志士刘幼林、杨受谦、王华山相继惨遭屠杀。光阴荏苒，转瞬六载，昔日之恶化地区，今已变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匪伪阎鸿玉幸早毙命，而郭润之、郭跃

卿、张廷贞等残暴凶徒亦绝不容其逍遥法外，去年腊月则已将伊等正法。爰于今春发起全县追悼曹区长等大会，一壁表扬其艰苦卓绝，威武不屈之杀敌决心，一壁教育群众皂白分明，洞烛奸者，可认忠者足敬之大义，用特勒石纪念。

滨河县抗日县政府

县长郭涤生校阅

县参议王汉才书丹

民政科长田景韩敬撰

石工李福山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上浣谷旦

“浮丘店”村名小考

王书香

位于县城正北二十五华里处的丁栾乡浮丘店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该村东北部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遗址上出土的大量器物陶片表明，此处在大千五百年前的母系氏族时期就已是一个村民点了。

浮丘店村现有二百六十余户，近一千二百口人。在村东北五十米处有一个二亩大的土丘，俗称高寺台。听一些老年人讲，早年的高寺台有二十多亩大，上有一座老奶庙，每逢上大水，全村人都跑到高寺台上躲避水患，被看作全村人的救命台。且有水涨台高之传说。当然是不真实的。不过就历次上水时的情景来看，在一片汪洋之中，高寺台土丘宛如漂浮在水面之上，又好象在水里浮着的一只葫芦，浮丘店与葫芦之村名便由此而得，至于此村名究竟起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了。

周宪章烈士事略

蔡国政 郑克家

周宪章烈士，字彬武，幼名祥坤。一九一七年四月出生于现在的河南省长垣县后周庄村（旧属滑县）。他生性豪爽，刚毅自重，素有胆识。父名周新更，勤劳俭朴，以农为业。母亲周于氏，以贤德闻名乡里。妻周陈氏，稳重大方，夫妇和睦。宪章烈士七岁入方里集初小读书，一九二八年入长垣县高小求学，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河南省立第五师范。这所学校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培养和发展进步学生，周宪章烈士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此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读高小时，学习刻苦认真，思想进步，深受郭仪庵老师的赏识。读师范时，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能按时完成老师所留下的作业，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时常在深夜秘密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不断追求进步，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他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无限向往工农大众翻身解放早日到来。当时他曾在日记中写着“要想穷人不受欺，除非改朝换天地”的战斗口号！他向同学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要我们坚信党的领导，并积极投入革命战斗，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成功！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他便秘密联合进步学生，成立了布尔什维克预备队，分工暗地到街上贴标语，散传单，展开革命活动。他的这些活动，深受当时当地党组织的关注，

党组织认为他有组织能力，那一年五月，他受组织派遣，便退学回到滑县，在当地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和他取得联系的有尚子玉、郭卫人等，继之在高平一带建立了第一届党支部，尚子玉任支部书记，周宪章任组织委员，先后组织过“苦干队”，分头暗地到群众家宣传革命道理，为群众尽量办好事，因而深受群众爱戴和拥护。

一九三七年，他先后又和共产党员赵善交等取得了联系，活动更加频繁。当时豫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十分猖獗，周宪章同志等胆大心细，常出入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由于当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非常艰苦，尚子玉、周宪章、沈清章等同志便毁家纾难，慷慨解囊，资助革命同志坚持工作。

烈士的父亲唯恐儿子身遭不幸，曾劝儿子回家教书，宪章同志革命心切，将一切危险置之度外，仍然与敌整日周旋。老人为了拴住儿子的心，让他二十岁时便结婚。但婚后不几天，他又毅然奔出家门，夜以继日地坚持革命斗争。有一天，他回到家，父母硬要让他多住些天，他便劝父亲说：“我是个中国人，又这么年轻，不去为中国人的翻身解放出力，那还算是中国人吗！”他又劝母亲说：“下事好比小孩子学走路，摔倒了，再站起来，还是要继续走，老是怕摔着，那就一辈子也学不会走路！这样的人即是活到一百岁，那还不是个废人！难道我能在家白吃一辈子？”最后他写了一张条子，放到父亲床上，又毅然走出家门。

一九三八年九月，国民党第十军副右友三旅发现了“苦干队”组织的活动，妄图收缴“苦干队”的枪。由于寡不敌众，“苦干队”队长郭文甫同志只好将“苦干队”转移到陕甘